

Chinese Characters
For China
汉字里的中国

咬文嚼字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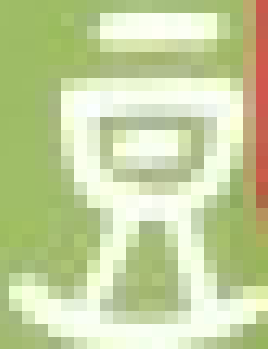
汉字的味道

The Taste of
Chinese
Characters

陈文波 著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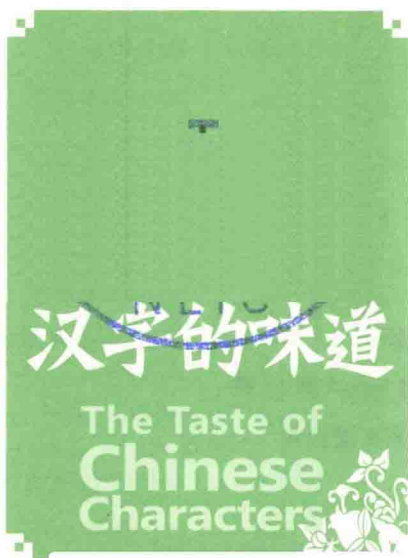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

Chinese Characters
For China
汉字里的中国

咬文嚼字文库

陈文波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汉字的味道 / 陈文波著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452-1513-7

I. ① 汉… II. ① 陈… III. ① 汉字—研究② 饮食—文化—中国 IV. ① H12 ② 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4708 号

汉字的味道

出品人: 孙 欢

责任编辑: 蒋逸征

装帧设计: 何明捷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地 址: 上海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 楼

印 刷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: 889×1194 1/20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1513-7/G.592

定 价: 28.00 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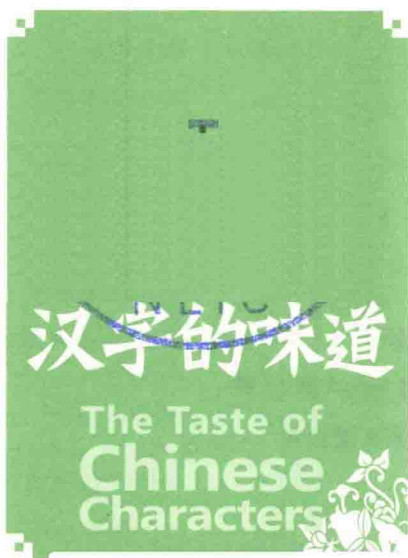
电 话: 021-57780459

开篇：酸甜苦辣说汉字	/002		
金灿灿的麦穗	/004	醉伴嫦娥到月宫	/074
香喷喷的黍	/006	浓汤鲜美说“羹”	/076
不能吃的豆和能吃的豆	/008	樽中有酒，富足是福	/079
甬中煮粥	/013	此间佳酿原非酒	/083
粒粒皆辛苦	/015	垂涎三尺	/085
大蒜和苹果的故事	/030	吃喝百态	/087
一畦春韭绿	/032	口体之奉	/091
中空的葱	/034	美食赠君	/100
瓜熟蔓绕	/036	以俎献肉	/102
硕果累累	/038	问“鼎”	/104
望梅止渴	/041	起筷之间	/107
花褪残红青杏小	/044	举杯同饮	/109
小心枣子的刺	/047	茗鼎烟浮竹外云	/115
举个栗子	/051		
牺牲的“牺牲”	/053	汉字的前世今生	/117
无肉不欢	/062	书写规范、美观的汉字	/138
但爱鲈鱼美	/067		
雪寒难得啖膾腥	/072		

Chinese Characters
For China
汉字里的中国

咬文嚼字文库

陈文波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篇

酸甜苦辣说汉字

说起汉字，我们从未感到陌生，它与我们朝夕相处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，是一种被十几亿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，对于我们中华儿女而言，更有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。汉字的产生、演变与华夏文明的发展相依相随，它姗姗走来，在风和日丽的时节绽放一路芬芳，千年不凋。

古人说：“民以食为天。”饮食作为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之一，是人类共同的生命之源。禽畜蔬果，种种酸甜苦辣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。饮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早在商周时期，人们的日常饮食活动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程式，这体现在食材种类、食用方法、饮食习俗和饮食活动中的价值观念等方面。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是饮食文化的物质基础，正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说：“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。此五者，有辛酸甘苦咸，各有所利。”



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的记录功能。汉字的味道，不仅体现于它所记载的酸甜苦辣，更体现于它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那些耐人寻味的点点滴滴。我们将通过汉字这条时光隧道，穿越到遥远的岁月，看甲骨沧桑，吉金耀彩，简帛流韵，碑碣生辉，去领略先人的智慧，去品味汉字中蕴含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趣味。



金灿灿的麦穗

麦子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的农作物之一，也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，它的种子经过加工可以磨成面粉，制作出美味可口的面包、饼

干、面条等食物。我们知道，麦子的穗是长在直立的茎上的，当它成熟之后，就会因为重量增加而下垂。于是，我们的祖先便模仿成熟的麦子形态，造出了一个表示麦子的象形字，这就是“来”字。中间一竖代表茎，上面的曲笔前半段下垂，大概是麦穗的象形，下面向两边逸出的笔画代表叶子，底下的两个斜笔代表根部。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它的字形发生了变化，象征麦穗的笔画变成了与竖画相交的一个短短的斜笔，再后来，斜笔拉平，就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繁体“來”字了。

“来”字的造字本义就是麦子，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一般认为它特指小麦，甲骨文中“刈来”一词，就是收割小麦的意思。

之所以用表示麦子的“来”字表示来去的“来”，是因为当时发音相近而借用。后来，又从来去一类意思引申出从来、将来等意义。

我们今天用的“麦”字是怎么出现的呢？甲骨文里的“麦”字就是在



“来”字下面加上一个“攴”，有时候也会在头上加一个短横，以此作为区别于表示麦子的“来”字的标志。“攴”是像人脚形的“止”字古文字“𣥂”倒过来的形状，也跟“止”一样表示行走的意思。所以，“麦”字原先其实是表示来去的“来”的。也就是说，很久以前，“来”字表示麦子，“麦”字表示行走。后来，“来”字和“麦”字之间发生了字义对调，才形成了今天的局面。

来 → 来 → 来 → 来 → 来 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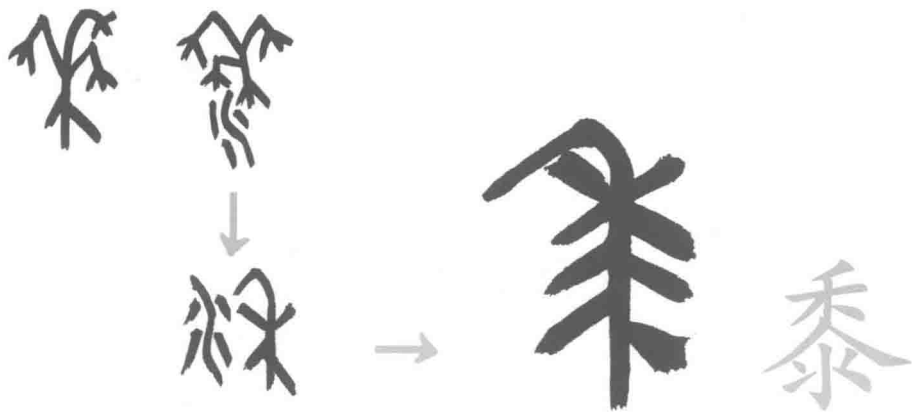
来 → 麦 → 麦 → 麦 麦

香喷喷的黍

我们常说“五谷丰登”，所谓“五谷”，一般认为是指麦、黍、稻、稷、菽这五种粮食作物，其中黍是一种高级作物，《说文解字》把它描述为“禾属而黏者”，这是正确的。不同种类的作物在形态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，所以，我们的祖先在造字表示这些作物的时候，就把它们之间在形态上的差别抽象化、放大化，以发挥相互区别的作用。



甲骨文辞“受黍年”





我们从表示麦子的“来”字可以看到，麦子的穗是向上生长的，黍跟麦不一样，它的穗是散的，所以“黍”的甲骨文字形便突出、放大了散穗这一特点，十分形象。甲骨文里的“黍”字有时候会在下面加“水”旁，表示人们比较重视黍这种高级作物，必要的时候会引水灌溉。后来，有“水”旁的字形被两周金文和战国文字保留了下来，原来的“黍”形被简化为“禾”。这时候的“黍”字便不再是象形字了，变成了“水”旁与“禾”旁组合而成的会意字。

黍在上古时代经常被认为是粮食作物的代表，甲骨卜辞常常以“受黍年”表示农作物丰收。

黍既然是高级粮食作物，当然就香气四溢了。“香”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在“黍”字下面加一个“口”形，表示吃黍的时候闻到它散发出来的香气，是一个会意字。后来，“口”形繁化，变成了形、义都与之接近的“甘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里“香”字的小篆字形下面就是从“甘”旁。从篆书到隶书的演进过程中，“黍”旁被简化成“禾”旁，“甘”形也被隶定为“日”形，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写的“香”字。

不能吃的豆和能吃的豆



豆

大家看到这个标题，也许会纳闷：这是脑筋急转弯么？大豆、豌豆、红豆、绿豆……有什么豆是不能吃的呢？没错，这些豆都是可以吃的，不能吃的是“豆”字最初表示的东西——一种形似高脚盘的器皿，古人用它来盛食物。想必大家都还记得《孟子》里讲的“一箪食，一豆羹”吧，这里的箪和豆都是盛食物的容器。

按制作材料的不同，豆可以分为陶豆、铜豆、漆豆、木豆等类别；从外观形制来看，它又有有耳或无耳、有盖或无盖的分别。这些不同种类的器皿之所以都称为豆，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造型结构，都由镡、校、腹三部分构成。镡是豆的底部；校是豆的腰身，供使用者把持；腹是用来装食物的部分。从甲骨文一直到小篆，“豆”字的字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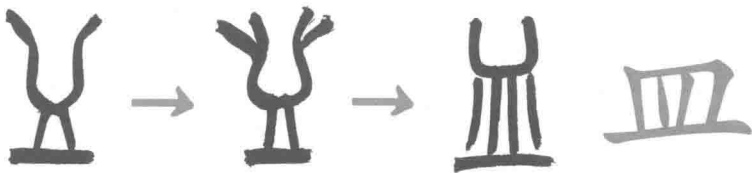
“豆”字最上面的一横代表豆的盖，甲骨文和

金文里的“豆”字多数有上面的一横，少数没有，说明当时大多数情况下豆都是有盖的。中间突出的部分表示豆腹，有时候这里会有一个短横，表示豆腹里面盛有食物；与表示豆腹的部分相连的两竖是豆校的象形，两竖中间的小短横很多时候都被省略掉了，它并不影响表意；底下的一横就是豆镫，即豆的底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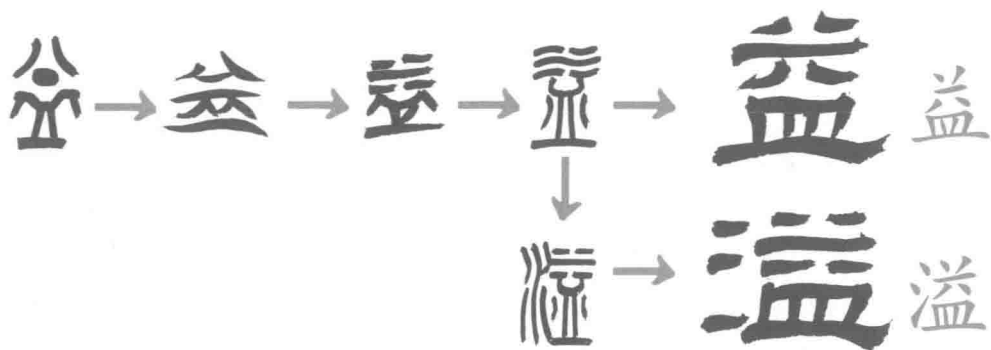
字形构造和“豆”字类似的还有“皿”字，它的古文字字形也是容器侧视图的象形。



青铜豆



皿中盛物，满而溢出，便是“益”。“益”的古文字字形就像器皿中装满了东西，堆成小山一样，以至于会溢出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楚国文字中的“益”字上面像小山一样的形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，成了“八”形下面加两横。在秦国文字里，这部分更是讹变成了“水”，这种讹形恰好为后世所继承。原来“益”就是“溢”的表意初文，后来被借用来表示更加、有好处之类的意思，于是人们就在它的左边添上一个“水”旁来表示本义，这才有了“溢”字。



豆既然是一种容器，那么它便有一定的容积，盛满某种特定的东西便有了一个具体的重量。因此，在古代，豆又是一种标准量器的名称。据《左传》昭公三年记载，豆是春秋时期齐国所用的四种标准量器之一（其他三种为区、釜、钟）。与其他量器一样，豆也被引申为重量计量单位，古时以十六黍为一豆，六豆为一铢。铢已经是很小的计量单位，豆比铢还要小，可见其分量极轻。

上古时代人们的饮食活动要严格遵循某些规定：乡间饮酒，六十岁的只能喝三豆，七十岁可以喝四豆，八十岁五豆，九十岁六豆……年纪越大，可以享用的饮料或食物的量也就越大。

顺带提及几个跟豆关系密切的字。

双手捧着豆敬献给贵宾或神祇，就是“登”。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里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商王对祖先举行进献食品的“登”祭的记载。“登”原初的意思就是双手捧酒具（豆）。

当然，古人并不是不吃豆，只不过能吃的豆最初不叫豆，大豆叫“𣎵”，



小豆叫“荳”。后来，人们把当容器讲的“豆”借用来表示跟它同音的词——豆麦的“豆”，表示这个意思的“豆”字有一个异体字写作“𣎵”，这是由“豆”字加上表示植物的“艹”头分化而成的。不过，在“𣎵”字出现后，“豆”字依旧被普遍地用来表示豆麦的“豆”。在解放后的异体字整理工作中，“𣎵”字被并入了“豆”字。（字音、字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字互为异体字，这是广义的异体字概念。一组异体字中大家公认并通行的字为正体，其余为异体，这是狭义的异体字概念。）

在“尗”的右边加一个手形，表示用右手把尗捡起来，就是“叔”。像右手之形的“又”就是今天的“又”字，在古文资料中，用“又”表示“右”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。后来，人们又在“叔”字上

面加上一个“艹”头，便变成了古书里面常见的“菽”，《诗经》就有一篇叫《采菽》。清代有个大学者叫钱大昕，他对上古音韵有精深的研究，从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推断出“菽”和“豆”古音非常接近，后来渐渐被混用，大约在秦汉之际，人们就已经把菽叫作豆了。但是，在现代一些语言文字学著作里，不时会出现诸如“豆假借为菽（也就是用‘豆’字表示本应用‘菽’字表示的词）”这样的说法。我们要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，只能说“豆”和“菽”各自表示的词有亲属关系，很可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来源。它们早就已经分化了开来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“豆”假借为“菽”了。

“荅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：“小禾也。”也就是小豆。但是，这个意思很少用，大部分古书都借用为回答的“答”。隶书“艹”旁写作“艸”，“𠂔”旁写作“艸”，二者很容易混同。现在文字学家们一般认为“荅”字是从“荅”字分化出来的俗字。什么是俗字？对大家公认、久经通行的文字而言，新字就是俗字，其中既有简化字，也有繁化字。人们对于俗字的应用有两种偏见：其一是认为见于经典的字是正字，不见于经典的字就是俗字，最好不用俗字；其二是认为俗字就是经典，应该推广开来。我们要排除这两种偏见，从文字的功用出发看待相关问题。